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

沉重的翅膀

张洁

# 获奖作品丛书

沉重的翅膀

邓光东 副主编  
关小群 编

唐达成 编  
葵 藏

学院派  
书活

**书 名：**沉重的翅膀

**作 者：**张 洁

**责任编辑：**钱 宏

**责任印制：**罗时彪

**出 版 行：**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
**经 销：**各地新华书店

**印 刷：**南昌市湖坊印刷厂

---

**开 本：**850mm×1168mm 1/32 印 张：12.5 字数：28 万

**版 次：**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     印 数：1001—4000  
         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**定 价：**17.00 元      ISBN7-80579-961-X/I·784

---

**邮政编码：**330002    **电 话：**0791-8503450 850375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出版前言

当代文学史家常把从新中国成立到“文革”以前这个阶段称为“十七年文学”，这期间产生了《红旗谱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红日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山乡巨变》、《保卫延安》和《林海雪原》等许多著名的优秀作品，形成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第一次高潮，也是我国新文学取得很大开拓和进展的一个时期。事有巧合，从1981年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先驱茅盾先生遗愿设立茅盾文学奖到现在，正好又是一个“十七年”，又形成了长篇小说的第二个高潮。这“十七年”比前“十七年”更呈现了蓬勃发展、繁荣活跃的新局面，各种文学作品成倍增长，尤其突出的是长篇小说年产量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在递增，近年已猛增至七八百部，一年的出版量已是前“十七年”总数的三倍多，在艺术质量上也有显著的提高和突破，其具体标志和代表作品，就是已经举办了四届的茅盾文学奖的二十部获奖作品，和其他一些优秀力作。

茅盾文学奖是我国目前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，是为了推出和褒奖优秀的长篇创作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，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为宗旨而设立的。评奖的主要原则是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循文艺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向，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向，体现时代精神，坚持导向性、权威性、公正性，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作品。茅盾文学奖每三、五年评选一次，1982年底公布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：周克芹的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，魏巍

的《东方》，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（第二卷），莫应丰的《将军吟》，李国文的《冬天里的春天》，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共六部。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于1985年底揭晓，有三部作品获奖：李准的《黄河东流去》，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（修改本），和刘心武的《钟鼓楼》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于1991年3月公布，正式获奖作品五部：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凌力的《少年天子》，孙力、余小惠的《都市风流》，刘白羽的《第二个太阳》，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；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：老将军肖克的《浴血罗霄》，和已故徐兴业教授的《金瓯缺》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于1997年底揭晓，四部作品获此殊荣：王火的《战争和人》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（修订本），刘斯奋的《白门柳》（一、二部），刘玉民的《骚动之秋》。这四届一共评出二十部获奖作品，是这个时期长篇创作的重要成果。

评奖是选择，是对一定时期众多作品的筛选。评奖更是倡导，它不仅是对过去创作的回顾，还是对今后创作的示范和鼓励。评奖又是小结，它不仅是选出几部获奖作品，还应反映出创作发展的态势和水平。真正有影响的文学大奖，应该反映出创作的最高水平，应该是文学战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当然，任何奖项又都有自己宗旨所强调的重点和局限，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，即使最公正最权威的奖项，也会遗漏某些优秀之作，或是存在其他问题。但是这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，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精品力作，或是某个方面颇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品。

长篇小说以其能包容广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蕴，并可吸收多种文艺形式于自身，而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。那么作为长篇小说中选拔出来的精品力作，更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艺发展的标志，并代表了文艺繁荣的方向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一部艺术精品往往能教育几代人的

成长,它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,也要超过一般作品许多倍,所以获奖虽已过去,成就却惠及当今和未来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贯重视长篇小说创作,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。为了进一步落实 1994 年底江泽民同志关于繁荣长篇小说、影视文学和少儿作品的指示,他们除积极组织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工作外,又筹划编辑出版这套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》,想把原来好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的获奖作品汇总出版,意在整体地重视这批精品力作的风采,进一步扩大它们的社会影响,发挥它们思想教育和艺术借鉴的作用,读者也可以得到一套完整的获奖丛书得以长读和珍藏。这是树立精品意识、实施精品战略,推动文艺全面繁荣的有效方式,也是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,重建文学基础工程的重要举措。所以去年夏天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青有为的编辑同志向我介绍他们的构想时,我就很钦佩和赞赏他们实施这项工程的远见卓识。出版社又因我曾参加茅盾文学奖一至四届的初选读书班,和三、四两届评委的工作,情况较为熟悉,邀我参加这项工作,我因力薄才疏怕不能胜任,建议唐达成同志主持。现在首先推出三部获奖作品:李国文的《冬天里的春天》,这是写抗日战争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四十年来革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小说,它以时序颠倒的戏剧结构和心理小说的意识流手法,更给人以独特的艺术感受。另一部是李準的《黄河东流去》,它以抗日初期国民党为阻挡日寇进攻、竟炸开黄河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为背景,描绘了一幅中原农民生活的巨型历史画卷。还有一部是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,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当前工业建设中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作品,它以尖锐的描写和激越的感情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赏。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理解作家作品,这次出版时除小说文本以外,我们

蔡 葵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，北京。

还组织了新写的评论文章，并附了作家的简介和创作谈，希望能对大家有益。我们工作中的缺点，还请大家不吝赐教。

（注：本文所用小篆刻字重写一并抽出本文附录于后）

---

## 作家简介

张洁，女，1937年生于北京。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党区下哈达村。

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

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。

国家一级作家；国务院授予的有特殊贡献作家。

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个获得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。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，并创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“三连冠”记录。

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。

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该院荣誉院士。这一终身荣誉，授予世界各国七十五位包括作家在内的音乐、绘画艺术家。

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荷兰、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，三十多部译本。

现任：

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

国际笔会北京中心会员

中国作家协会理事

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

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

## 序言

改革难。写改革也难。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，或者说，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；就连描写这种斗争中起飞的过程，也需要坚强的毅力，为摆脱主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。

在这方面动笔较早的作家，体会较深，受到的磨炼也较大。张洁同志是其中的一个。

近日在病房里陆续读完了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第四次修订稿（复印件）。我既从作品中改革者的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也从这位女作家自强不息的劲头受到鼓励。作家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献身于工业战线体制改革的人们，热望以自己的笔促进改革；在创作实践中，她自己也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日新又新的改革。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。

《沉重的翅膀》最初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的《十月》杂志上，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，成为首都文坛上（还不只是文坛上）一个惹人注目的事件。我读时，不禁联想到前此看过同一作者的几个短篇。张洁同志的文笔是细致的，敏感的，长于人物的心理描绘，但有时流露出感伤情调。现在，这位女作家从自己织造的精致的、时而织进淡淡哀愁的纱幕中走出来，大

踏步地走上新时期工业战线新旧斗争的战场，这是应当鼓掌欢迎的。我们看到，作家的视野开阔了，心胸开展了，笔底也显得挺拔泼辣了。所惜的是，作家在走上这个广大战场从事时代画卷的综合描绘时，缺乏洞察复杂矛盾的思想准备；也缺乏统御众多人物、众多场景的熟练的调度经验；特别是，保留了、或者放任了以主观表现干扰客观描写的不良习惯（不是主观有机的有效的结合）。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绝妙的，有些则几乎是作者心理、情绪的化身。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，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。固然有些议论是精彩的，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；但有些是不必要的，不妥当的，有的是完全错误的，因此引起严重的责难。

“你好容易把读者吸引到你精心织造的形象世界中，读者可以同人物共喜忧了，你跟着来一段议论，把读者从情景中赶出来……。你多次多次地这样折腾读者，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？”我终于直率地向张洁同志面谈了自己的读后感。引号中的这段话，可能是较有说服力的；其他的未免生硬些，说不定是泼了冷水。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，当这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响时，《文艺报》召开了专题讨论会。我没有参加会，看到记录。这两天我重新阅读了发表于同年《文艺情况》第二十期的《长篇小说〈沉重的翅膀〉讨论会纪实》，内容很丰富。会上从事评论工作的十多位同志踊跃发言，谈得多么好啊！同志们都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，对缺点从各方面提出具体的恳切的批评；这些意见是中肯的，有些是相当深刻的，并且都对作者怀着更上一层楼的热望。他们都比我谈得好，谈得深。我心里想，一位作家发表了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著作，能

得到这样恳切的评论和热情的期待，她应当感到幸福和宽慰。  
此后不久，得知张洁同志考虑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，先就那些不妥当不必要的议论部分，作了一百多处删改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、一贯给予作者热情帮助与支持的韦君宜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：书已付型，在纸型上挖改完毕，她要签字付印了。

《沉重的翅膀》出书了，它的母体的阵痛尚未了结，有时还相当沉重。据说是长期的连续的挫折，这位作家一度在南方卧病。创作的路本来是很不平坦的，这就不必多说了。值得高兴的是，我们终于看到了这部小说的第四次修改稿，想见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。说起修改，我也曾给作者出过难题，考虑到她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潜力，我建议对全书作较大的改写，使人物集中一些，枝蔓减少一些，主题突出一些。虽则是一片好心，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。

现在这个修订本，虽说还未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，包括作者自己的要求，但经过大幅度的去芜存菁功夫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韦君宜同志告诉我，全书三分之一是重新改写的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除了内容上的修改加工，作者还在很多地方作了语法修辞上的推敲与润色，使这些地方的语言简练挺拔了。在中青年作家中间，一部长篇作品发表出书后，还下大功夫进行反复修改加工的，如今并不多见。这种艺术上认真负责的精神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今年是改革年，在党和政府大力推进下，改革的新风已吹遍祖国的沿海和内地，乡村和城镇。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，涌现出一批批披荆斩棘的创业者、改革者，向作家艺术家们发出热情的召唤。为歌颂工业战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

精神指引下的改革之风，为描写不辞艰苦地开创新局面的社会主义新人，不少作家正在进行可贵的努力。张洁同志是较早的尝试者之一，备尝了甜酸苦辣的况味。自己的、别人的、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，对今后的展翅奋飞都是宝贵的。相信她将以改革家的精神激励自己，继续关注并参与工业战线除旧布新的斗争，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越发健壮成熟，使作家的彩笔与笔下的新人物同步飞腾！

为别人的小说创作写序，我太无能了。只因我曾冒昧参与了这部作品的苛求者的行列，如今此书以新面目重新问世，欣喜之余，写几句聊表微忱。序文中仍然写进了一些不甚得体的话，敬希作者和读者原谅。

丁良容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于首都医院

。来栗阳而武谷呈斯代余调未亟断是，本日病个好奇更。  
其音入韵，夫山青青矣去也。更歌大长空曰，来美阳昌自春者群  
民郊游重皇一丈长三牛全，夫和者志同宜佳幸。魏云遂一目  
直玉首，工赋步歌的土容内丁朝。歌文歌不告者馆小除。帕  
荷言吾唱式歌迪亥朝，邑斯已端舞的土籍歌志南丁卦式曲采卦  
乐，旨许出来类品卦源卦帝一，回中寒卦平青中卦。丁如歌春  
入土木芒种亥。贝遂不关令歌，尚工赋步歌更灵音造夫也大不

。贻费丁歌歌皇，帕群帕责真真  
如吕风歌函草共，不振歌式大和歌咏裳宜。半羊若县半令  
歌，娶姑杀谷帕义主会卦。歌歌歌林之，此内歌歌歌帕国卦歌  
出歌卦寒木芒种卦向，添革卦。昔业歌帕歌津跌进卦歌一出歌  
大二十卦会全中三周一十帕堂卦卦好业工歌师长。卿臣帕卦共



## 目录

出版前言 .....	蔡 葵(1)
序 言 .....	张光年(1)
沉重的翅膀 .....	(1)
我为什么写《沉重的翅膀》 .....	(359)
沉重的话题 .....	蔡 葵(364)

苗族服饰又面圆润端庄；口冒枝叶浓密；天苗服饰衣纹虽只  
略带些许，但线条流畅，形神兼备。苗族服饰的色彩，以红、黄、绿、白为主色调，间有黑色，图案多为几何形，如正方形、菱形、三角形等，构图疏密得当，线条流畅，形象生动。苗族服饰的刺绣，针法多样，针脚细密，图案清晰，色彩鲜艳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。

实践，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。

叶知秋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上午，累得腰酸背痛，汗流浃背，但她还是乐此不疲。她知道，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，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乐趣。她一边擦着汗，一边哼着歌，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。突然，她发现院子里有一只小鸟，正在地上找食。她走过去，轻轻地把它捧起来，放在手心上。小鸟张开翅膀，扇动着，似乎在向她表示感谢。叶知秋微笑着，把小鸟放回了地面。小鸟飞向远方，消失在视线中。

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，从厨房里飘送过来。案板上，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。

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，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，融着太阳的暖意。

发了几天烧，身子软软的，嘴里老有一股苦味儿，什么也吃不下去。

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儿，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。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，一点顺心的小事，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。比方说，一个好天气；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；看了一部好电影；电车上有位老人给老太太让了座……现在呢，

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；病后的好胃口；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。

多亏莫征。如果没有他，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？抓药、煎药、变着法儿地调换着伙食的花样……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，他会拿眼睛翻她，还会不屑地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，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。

她高兴。不由地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，——你叫它要贫嘴也行，或是唱几嗓子。她试着咕噜噜地哼了几句，不行，嗓子是嘶哑的，还带着颤音的鼻音，两个鼻管里仍旧塞满了没有打扫干净的浊物。

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，便收起了心。真的，一个人，即使在自己家里，也不能太过放肆。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成为一种习惯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室，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，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。何况她在别人眼里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、不合时宜的人物。

她愣怔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，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：“今天中午吃什么？”

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：“红菜汤、腊肠和面包。”  
这孩子真不赖，竟然没有忘记。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。

有教养的家庭？——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，就像她一样。

可教养又是什么呢？在那几年，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，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汇的同义语。

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，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？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，或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

多。

莫征的父母，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。五十年代中期，叶知秋做过他们的学生。那时，莫征只有三岁多。很像英国电影《雾都孤儿》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奥利佛。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，黑黑的眼珠，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。每次开饭以前，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，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，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：“我可以吃饭了吗？”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作客，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。当时，叶知秋绝没想到，他以后的命运，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。为这，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莫征。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，不然，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？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，他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，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。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，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，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。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，再不就咬它一口。别相信它会抚摸你，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，要么就勒死你。

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。她也理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
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，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？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，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。

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，像一切女人一样，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。

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丑陋真是一种不幸。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，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，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

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。

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，又粗、又多、又硬。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，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，稍稍地削薄一点。于是，又短，又厚的头发，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，远远看去，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。

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。肩膀方方正正，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。

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，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。

莫征端着莱饭进来了。

莫征，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，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，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。两个盘子上还擦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。

腊肠切得很薄，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，顺着盘子绕成环形，斜躺在盘底。面包切得很均匀，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，简直像用尺子比着、量着切出来的。

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，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，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，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，叶知秋的心里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。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。比如，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，如果没有莫征，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。奇怪，食堂里烧的东西，不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，永远是一个味儿，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，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，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，她也不会做。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……不，生存能力！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，实际